

经验的守望与超越 ——以安部公房《密会》为例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叶从容

[摘要] 作为安部公房小说创作中比较另类的文本,《密会》既有明显的西方思潮烙印,又有回归本土的表征,标志着安部公房跨文化创作的成熟。该文本通过独特的时空呈现,揭示了权力操控下的病态世界真相,延续了作家有别于东方传统的深刻的反思,批判立场;去符号化倾向的人物形象塑造则凸显了人道主义与本土传统审美趣味的融合与发展,在哲理叙事的底色上增添了情感的分量,流露出浓郁的东方韵味。小说展示出跨文化文学文本的独特魅力,彰显了安部小说美学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 跨文化 密会 安部公房

引言

作为日本文坛战后派的重要代表,素有“日本的卡夫卡”之誉的安部公房,通常被纳入西方思潮、现代主义之类的范畴,其小说也大多被贴上了“现代派”的标签,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作家。然而,细究安部的创作,尤其是后期的小说文本,不难发现安部小说日渐呈现对单一文学经验的超越,显示其文学思想、艺术技巧的丰富与圆熟,这使以往对作家的种种标签式界定变得日渐可疑。其中,跨文化经验是形成安部公房小说美学独特魅力的关键所在。

1977年,安部公房出版长篇小说《密会》,此后有近十年时间没有推出新的小说。对于这一文本,日本学界关注并不太多。有学者指出:该文本“没有《砂女》带给人的积极感受,也不像《他人的脸》能够明显地让人看到丰富的哲学思考,更没有《燃尽的地图》中充满现实感的空间描写,也无法如同《箱男》让人产生无尽的想象”^[1]。但是,这绝非平庸之作,其价值甚至超出安部众多的小说文本。2017年,中国首次引进出版这一小说,由知名学者谭晶华主笔翻译,广大的中国读者终有机会

徜徉于《密会》的独特世界,去尽情领略安部小说丰富多元的经验内涵。

故事一开头,男主角的生活便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某年夏天的早晨,不记得有任何人呼叫过,救护车突然驶来,载走了男人的妻子。

担架留下奎宁水与甲苯酚混合的气味;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沿着公寓的楼梯下行……

不一会儿,救护车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
响起两声相连的警笛奔驰而去。

男子战战兢兢地在房门缝里目送着妻子,
他瞅了瞅时钟,时针指向凌晨四点零三分。^[2]

妻子一去杳如黄鹤,于是,男人踏上了艰难的寻妻之路。他设法混进戒备森严的医院内部,在目睹了值班医生的意外裸死、溶骨症少女无法自拔的自慰、警卫队长突然被杀等一连串匪夷所思的变故后,他终于在地下室目睹疑似妻子的女人戴着面具忘我地投身疯狂性派对。混乱中,他救出病入膏肓的溶骨症少女颓然离去,最终与少女

一起消失在黑暗的地底深处……

作为安部公房为数不多的“情色”程度较高的作品,《密会》最大的特点似乎与这一题材突破有关。然而这只是表象,热闹的故事背后是作家冷峻的社会批判立场和热切的人道主义情怀。安部以其天才的想象构建了一个融汇东西方文化的独特空间,展示了丰富、多元的经验世界,昭示了于此生长出新经验的可能性。

1 患病时代的病状缩影

表现病态世界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拿手好戏,《密会》正是一个关于“患病的时代”的寓言。小说以“病”开始:凌晨时分,救护车把熟睡中的夫妻俩唤醒,因为救护人员“出示的卡片上正确地写着妻子的名字和出生年月”,证明妻子是需要救治的病人,于是妻子不由分说就被抬上救护车运走了。丈夫找到医院,随着他寻觅的步伐,医院内部名目繁多的“患病”内幕触目惊心展示出来:医院的前任院长罹患“空袭精神障碍”,要将整个医院都藏进地下;副院长得了“人类关系神经症”,他为此焦虑不已;副院长的女秘书得了严重的“性感缺乏症”;护士长的膀胱括约肌坏了,一边工作还一边漏尿;医生们则普遍身患“精神性视野狭窄症”。至于医院收治的病人,如八号病房的13岁小女孩患有溶骨症,身体日益萎缩;男主人公的妻子则患上了“被奸妄想症”……。在这个全员患病的空间,死亡也千奇百怪:值班医生为捐精在疯狂自慰中暴毙,溶骨症少女在父亲的控制下变成“色情狂”,最终身体枯萎而死;警卫主任遭谋杀而死,死后身体被锯成两半,上半身以有功职员的身份被隆重安葬,下半身被藏匿备用……。小说众多的出场人物中,似乎只有倔强的男主人公“我”是正常人,然而,在小说结尾,走在生命尽头的“我”也终于崩溃:

“……我对着窃听器,不顾羞耻、抛弃面子地喊叫起来,呼叫的对象是马儿,承认自己有病,声嘶力竭地不停倾诉自己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患者。”
(安部公房,2017:196)

然而,作家本非仅仅瞩目于医院这社会一

隅。正如副院长宣称的:“医院与外界的分割线,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确切”(安部公房,2017:140)。诚然,在小说中这个内部空间很大的医院跟外界社会差别不大:有巴士,有各种各样的设施,“马路的样子给人以更像普通街道的印象”“相连的隔壁就是一间间的杂货铺和照相店,是商业街混进了医院,抑或说医院挤进了街道,总之会越来越看越觉得两者皆是”“那栋玻璃幕墙大楼到底是属于街道的呢,还是属于医院的,终究叫人迷惑”(安部公房,2017:41-42)……。诸如此类的表述,无不最终指向作家试图揭示的真相:医院与社会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处处充斥着病态与不安。

《密会》所浓缩的种种“病状”,其实质是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作为西方文学世界的重要主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错综复杂关系和尖锐对立常常通过文学文本中的异化书写加以表现。深谙此道的安部公房笔下曾出现众多异化相关的情节,既有简单直接的非人化整体变异,如人变木棒(《棒》)、人变虫茧(《红茧》)、人变水(《洪水》)、人变墙(《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等,也有反常性部分变异,如身体长出萝卜缨子的《袋鼠笔记》、惴惴然无端躲进纸箱流浪街头的《箱男》等等。《密会》中出现的各种病状,无非是存在者异己化、非人化生存状态的折射,遥相呼应了现代西方思想界的异化反思。

2 荒诞无望的人生写照

表现荒诞、苦难的人生,是安部公房吸收西方经验的又一重要方面。

《密会》从头到尾充满着压抑、虚无乃至绝望的气息。男主人公“我”始终在寻找,然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虚无,虽然最后找到了戴面具公开上演激情春宫戏的女子,她似乎就是“我”的妻子,但已经成为一名被奸妄想症患者,迷失在“持续不断的发情”之中了。最终,“我”在绝望、孤独中死去。先是家破最后人亡,男主人公的不幸无疑是一个隐喻:真相不可得知,人生不可掌控。其他人物,无论是值班医生、警卫主任,还是罹患溶骨症的少

女,他们生命的匆匆谢幕,是无力把握自我命运者的缩影,更是肉身无望与灵魂枯寂的象征。

《密会》的世界是荒诞的世界,随同情节的发展,文本始终弥漫着某种不真实的梦魇感,如主人公提早就能读到第二天的报纸,里面刊登的新闻也许还没发生,也许正在发生;“我”与少女被打手抛弃在黑屋子里,但“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屋内,……地面上积有几年未扫的灰尘,却没有一个脚印,使我产生了昨夜的热闹情景说不定是亡灵的祭奠一般的感受”(安部公房,2017:194)。难以名状的荒诞在延伸,有力地渲染了人物充满压抑、不安的内心世界。

人生就是悲剧,世界就是荒诞。荒诞无望的人生是安部公房所执着的小説题材。在《密会》之前的创作中,安部公房的小説中大多是这种灰暗、压抑的色调,无论是早期的《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闯入者》《棒》,还是中期的《砂女》《箱男》《燃烧的地图》《他人的脸》,都有大量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与世无争的普通人,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卑微的生活也没法风平浪静,仿佛被无形的大手扼紧了咽喉,他们惴惴不安,被迫隐忍、躲藏、逃亡甚至自杀。作者刻意构建的是一个荒诞无望的世界,主体性的虚弱乃至缺失,使这个世界弥漫着虚无、悲观的气息,流露出沉重的现实批判意蕴。

人生是荒诞的,世界是无聊的。从卡夫卡《变形记》《城堡》,到加缪《局外人》、萨特《恶心》、贝克特《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秃头歌女》……,林林总总的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将现代人特有的孤独、失望、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形象诠释了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密会》所呈现的压抑、变态、荒诞、苦难,延续了安部公房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堪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东方岛国的遥远回响。

3 权力阴影下的时空隐喻

揭露权力对于个体的迫害是安部公房小説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密会”文本中出现各种涉性描写,这对于安部而言,与其说是题材突破,不如说是以“性”揭露权力的巨大破坏性。副院长是性无能患者,小説中

所有人的命运都跟他的性欲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满足欲望,他利用职权,在医院各处安装监听设备,肆意窥私;为了迎合副院长的特殊癖好,父亲给身患绝症的少女安装窃听器,指使她不停地自慰以取悦上司,最终令她相信她“只有做这件事的时候才最可爱”(安部公房,2017:97);值班医生通过虚拟性行为满足上司;医院举行盛大的性狂欢供其淫乐,甚至墙上的装饰画也与性有关——两匹正在交配的马构成画面的主体。而作为小説的中心事件,妻子从无端失踪到最终的堕落,则透露出一个无辜者最终与权力媾和的发展轨迹。

《密会》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操控下的时空,人物的命运始终被掌握在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之中。作为这一权力网络中枢之所在,副院长“马儿”的所作所为显露的是权力对他人空间的肆意侵占。第一,通过监控的嵌入取消个体空间。医院宛如福柯笔下的圆形监狱,被监控者的一举一动全然暴露,没有任何私人性的可能。第二,通过封闭化的空间设置禁锢个体的自由。作为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这所封闭式的医院如同一个独立王国,其建筑主体部分埋在地下,隐秘的性狂欢地点则需要从男厕所内的密道抵达,这使故事的发生发展始终在一个狭窄而压抑的空间推进。主人公被圈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冤屈难以名状亦无从申诉,是现代人的孤独处境的真实写照。第三,阴暗化的空间布局隐喻个体的精神处境。《密会》的情节从黑暗的凌晨开始,又在黑暗的空间深处终结,这种对于光线的想象有其深层次的考量。正如迈克·克朗在他著名的《文化地理学》中指出的,通过揭露权力空间化的“黑暗小説”“描述了一个对比鲜明的地理空间,富人的世界是光明和安全的,而与此相对的是城市里穷人黑暗的地下世界”^[3],《密会》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黑暗的空间,除了作品所描绘的颇具象征意味的半埋于地下的医院主体建筑,情节本身更是充满了暗黑元素。妻子在黑夜的城市里消失,最后在黑暗的地下派对中现身,而“我”则最终迷失在地下通道,被黑暗所吞噬。第四,通过空间的延展揭示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危害性。《密会》描写了权力在公共空间的任意

奔突,“奔向数百条街道而去的救护车”就是副院长伸向每一个健康、无辜个体的利爪,它们肆意渗透进每一个空间,乃至在男主角的眼中,这些拉响警笛横行街头的救护车们如同发情的机器猫,“在这没有行人通行的时间里,似乎整条大街都成了发情的机器猫聚居的巢穴”(安部公房,2017:14)。在遍布权力阴影世界中的“我”的遭遇,实质上已经超越了个体、偶然,是对底层群体命运的概括,成为普通人困窘处境的传神写照。

在叙事的时间进程中,作家所刻意制造的时间空缺使权力之恶得以凸显。妻子无故失踪打破了平静的生活,一场夫妻最终缘尽于此。当妻子最后以“假面女”的面目出现时,她已经成为被奸妄想症患者,与副院长当众表演激烈的交媾并成为报纸头条人物。在文本的叙事中,找不到可以连接这一结局的逻辑链条,作家通过一系列的空缺叙事把探知真相的重任交给了读者。同样,其余人物的命运走向也没有前因或后果,偶然成为唯一可见的事实。所以,警卫队长被谋杀、副院长的秘书被强暴、男主角被袭击后又抛弃等事件,均是偶然而致命的暴力攻击事件,人生的悲剧就这样在没有先兆、没有预告的时候悄然降临。如同作家早年的《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砂女》《闯入者》的人物命运,无辜者面对强权的不公正全无还击之力,或者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放逐在世界边缘。

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时空叙事策略,叠加其上的权力批判则进一步撕开现实社会的面纱,揭露了他者与外部世界对个体实施迫害、碾压的真相。《密会》呈现的时空显然不是写实性的,但是在对写实的超越中,小说获得了深入精神世界的可能性,触及了人性压抑乃至变异的根源——无处不在的权力、秩序,以及它们无时不在的对个体进行的窥探、规训和压迫,小说由此显示出强大的隐喻功能。

4 情感浇注下的人的归来

安部公房小说大多不着意于对人物形象的塑

造。其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与其说是人物形象,不如说是传递作家思想的符号、工具,而《密会》中“人物形象”的归来成为一个重要突破,作家通过情感的浇注召唤了“人”的复归。

《密会》真正的女主角当属溶骨症少女。在这个不幸的少女身上,作者寄予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最耐心的叙事。少女自小患病,可怕的疾病带给她容貌的变异和肉体的巨大痛苦,更不幸的是她母亲的早逝。她的母亲罹患“吹棉病”,最终因身上不停地长出棉花而死。母亲死后,女孩希望能保存着母亲身体变成的棉花,但遭到父亲(即医院的警卫队长)的拒绝,为了得到一张奖状,他将那些棉花制成棉被送给了纪念馆。后来,为了讨好副院长,这个自私、冷漠的父亲指令女儿不停地自慰,并给她安装上窃听器,榨取了她的最后的生命热力。父亲被谋杀后,无依无靠的少女孤独地面对死亡,她沉湎于自慰,以此麻痹痛苦无望的灵魂。少女的不幸唤起“我”的怜悯,决意带她逃离医院,并帮她取回了日思夜想的纪念馆里陈列着的妈妈棉被。最后,少女在妈妈棉被的陪伴下,和“我”一起在黑暗中凄然离世。“我”对少女的不离不弃,是对人世间最后的纯真与美丽的守护,少女的枯萎、凋零,隐喻了“我”最后的温情的幻灭,在一片虚无、绝望、荒诞之中,人生的痛苦达到了顶点。

这无疑是在安部小说中难得的有温度的叙事,堪称《密会》最动人的篇章。“我”从一开始的心生怜悯、苦苦相劝,到最后生死相依,“我”与少女的情谊催人泪下。对比其它安部公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溶骨症少女无疑拥有了更加丰满的血肉,也更能唤起读者的同情。生而不幸,疾病与丧母使她面临人生的双重重击,父亲的出卖令世间最后的温情亦不复存在。虽然这一形象依然带有安部小说特有的虚幻、异化色彩,但与作家以往塑造的女性形象相比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差别。

一方面,安部公房通过比较完整的叙事链条交代了少女的人生轨迹,使这一形象不再是一个抽象符号。现代派文学通常打破以人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支离破碎的人物感觉。后现代主义宣称的“人之死”,更是将人从主体的宝

座上驱赶下来。安部小说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有类似的特点,他们的出现是偶然的,他们命运的走向也充满偶然性,各种偶然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人的叙事被边缘化、零散化了,情感也就无从寄寓。《密会》的少女形象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突破。

另一方面,安部公房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显露出有别于西方的审美趣味。安部文学总体上是属于理性而深刻的男性化写作,以男性形象为中心,但他对作为故事配角的女性并无恶意,甚至比大多数男作家更加“笔下留情”,如《砂女》中的寡妇,作为迫害男主角的乡村共同体成员,作家怜其不幸,最后还让男主角放弃城市的生活留在她身边;《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的S子,在男主角卡尔玛氏众叛亲离之际,仍坚定地信任、支持他;《樱花号方舟》中的女樱花,关键时刻帮助船长逃走,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决断……。纵观安部公房的小说,虽然少有对女性的杀伐之心,但也罕见《密会》式的动情。同是天涯沦落人,《密会》中的少女不再是现代小说家笔下的空洞所指,而被赋予了生命的质感和温度,这种细腻、柔和的情感态度与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阴冷、肃杀形成了参差的情感景观,给人留下独特的阅读印象。一方面,作家以感性的笔触描写少女的纯真与美丽,其生命的匆匆凋零,温婉而凄美,流露出日本情调的审美趣味和寂灭感;另一方面,对少女形象描写由作家一贯的符号化写法转向塑造骨肉匀停的写实的“人”,颇有些疏离现代回归传统的意味。

5 结 语

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建设者,安部公房的文学生涯跨越了20世纪日本社会从二战到战后的经济重新崛起,及至后工业时代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的创作连接了日本文学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从现实社会批判到普世性观念反思的发展历程,具有丰富的经验内涵。《密会》的批判立场和叙事策略,显示出作家对跨文化写作的成熟思考。

必须指出的是,此所谓经验,并不为此处(此

人)或彼处(他人)所独有,其本身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人们把经验看作是知识的一个源泉,有时又把经验说成人们所知的所有内容。人们有时把经验等同于感官知觉;有时则认为经验还包含更多内容——记忆和想象行为。有时经验还被看作是思想、感觉、欲望以至意识的全部内容及其心灵或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总和。这种情况下,经验在时间中的流动又被等同于意识流。经验的内涵既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公共的;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既可以指无人可与分享的东西,也可以指对所有生活于同一世界、具有共同常识的人不言而喻的东西”^[4]。

作为一个具有多元性的作家,本土出生、异域背景、世界眼光的安部公房经历了现代日本最动荡、最苦难也最辉煌的时代。少年时期异国他乡的独特经历和战后岁月的颠沛流离,谱写成其复杂斑斓的人生履历。而自幼接触的西方典籍和创作初期与日本现代派文学社团的密切往来,使安部的思想打下深刻的西方文化的烙印,也使其对跨民族性文学话语的娴熟把握成为可能。作为上世纪日本文坛最为声名显赫的现代派作家,安部公房从来不掩饰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偏好。他的小说兼有精神分析学、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法国新小说、美国黑色幽默的特征,对现实人生的冷静反思和深刻揭露,使他超越了日本文学的阴柔、精致、感性,为日本文坛注入了阳刚、强健、理性的筋骨。作为一个始终关注外部世界,对社会共同体的压迫保持高度警惕的作家,安部所塑造的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如不屈服于命运,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悲剧人物S·卡尔玛氏(《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自主选择命运的仁木顺平(《砂女》)以及《饥饿同盟》《闯入者》《R62号的发明》《樱花号方舟》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有向往自由、反抗压迫的基本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安部公房而言,《密会》可谓一个新的突破。除了深刻的批判意识,在这个文本中,作家继续对人生的荒诞与苦难以及权力的罪恶和真相予以揭露与反思,以寓言式的写作概括了整个社会的病状,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卡夫卡式的变形

与荒诞、萨特与加缪式的存在之思、福柯式的权力批判、巴赫金式的狂欢化美学等等,显示出对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深刻领会与自觉容受,彰显了作家有别于东方传统的深刻的反思、批判立场。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作家,安部的小说如同他的人生,自由翱翔的灵魂亦需要一片栖息的大地。自回到日本,安部的命运就和这个狭长而脆弱的岛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再未远离。安部的人生经验由此被注入了更为丰盈充实的日本民族内涵,它与沉潜于意识深处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相互交融,寻找着冲出牢笼的突破口。内敛的民族性与张扬的西化风格、跨民族话语如同硬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于作家的世界

中。《密会》展示了一个传统日本意味的人道主义情怀。女主人公的匆匆凋零,带着日本式的哀伤和寂灭感。作者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日本审美趣味和感时伤逝的情调,似乎暗示了作家对本土化经验的关注和回归,也宣示了作家文学思想的多层次性。去符号化倾向的人物形象塑造凸显了人道主义与本土传统审美趣味的融合与发展,在哲理叙事的底色上增添了情感的分量,流露出浓郁的东方韵味,显示出跨文化文学文本的独特魅力和安部小说美学的丰富内涵。

这部交织着经验的守望与超越的《密会》,无疑是安部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值得引起更多关注。

注

- [1] 李讴琳.安部公房 都市中的文艺先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58.
 [2] 安部公房.密会[M].谭晶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封底.
 [3]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65.
 [4] 西方大观念(第一卷)[M].陈嘉映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76.

参考文献

-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集[M].东京:新潮社,1997-2009.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邱雅芬.日本先锋文学初探[J].中国比较文学,2017(4).

作者简介 叶从容(1970—) 女 汉族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1603808310@qq.com

Persever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Experience: Taking Abe Kōbō's *Mikkai* [Secret Meeti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As a relatively unusual text in the creation of Abe Kōbō's public image, *Mikkai* [Secret Meeting] shows both a clear Western imprint and a return to the local representation, marking the maturity of Abe Kōbō's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The text reveals the truth of the morbid world under the control of power through a unique time and space presentation, highlighting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critical position of the writer outside of the oriental tradition;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s with de-symbolic tendencies highlights the humanitarian and local traditions. Th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taste adds emotional weight to the background of philosophical narrative, revealing a strong oriental charm, show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Abe Kōbō's novel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Secret Meeting*; Abe Kōbō

Author's Information:

Ye Congro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0
 Associate Professor at Guangzhou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1603808310@qq.com